

中國文學史大綱

密隸草祖著

中國文學史大綱

顧頡剛著

中國文學史大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三版開印

每冊二元八角

印刷者	發行者	著作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容肇祖

* 著作權不準翻印

自序

這部書，本來是我在嶺南大學時的講稿，依照這大綱去討論中國文學史上的問題。去年來北平輔仁大學油印了一些，印得太不好，今年爲討論的方便便要鉛印出來，本來想印一百份的，顧頡剛先生看見了，以爲多印一點給初學中國文學史人看也好，並且介紹景山書社發行。我本來是無意公諸學人之前的，到這時也只好讓他出現了。

現在中國文學史的書，印出的不少，各有各人的眼光，各有各人的編製。在一個廣大的花園裏，選擇百花，供之案頭，於選配顏色，安插瓶盂，就不能不各有各人的翦裁了。這部書是我的翦裁并我的配置。我的意見，是注重每一個時代的新興的文學，要將這種文學的來源明白的說出。各時代重要的作家，也要略說一下。關於這種人物的輕重，詳略的異同，我是順手寫去，絕無成見，至於輕重的失宜，詳略的顛倒，自然是有的了。這書是一個大綱，大綱之外，便是講演與討論。大綱的缺憾，是可以由講演與討論去彌縫。大綱的目的，是在給予明白與清楚的一個鳥瞰。因爲要明白與清楚的緣故，便有大家所同知的少說幾句話。大家所忽略的多說幾句話了，這又是輕重不均勻，而且就是我的翦裁的不同的最

大的原因。

這書是急着要幾十份用的，本來需要細細的增刪與修改的，也不及增刪與修改了。還望看這書的人，給我一個指教罷！

容肇祖 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這部書出版了兩年，一千本賣完了。本來要大大的擴充後半部的，匆卒也來不及了。在蘆溝強寇壓迫的緊張空氣裏，我費了一日的力量，修改了一些錯字，和必要修正的見解。真正的修改，還是待將來罷！我近兩年的工作，全用力在「中國思想史」的問題上，這部書，留下我一點高興談文學的痕爪，也許將來再高興細談的，還望看這書的人給我指教！

容肇祖附記。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在北平。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文字的起原及甲骨銅器的記載	五
第三章 西周時代的背景和銅器所載的韻文及長篇的記錄	一〇
第四章 尚書的問題和周誥	一四
第五章 詩經	一六
第六章 春秋戰國的時代和記事與記言的演進	二六
第七章 戰國諸子的文體	三一
第八章 楚辭	四一
第九章 國語左傳戰國策穆天子傳等書	四九
第十章 秦漢的統一與古文的開端	五一
第十一章 漢初的文學——楚辭與上書	五四

第十二章 淮南子——呂覽之續	一五
第十三章 儒術與儒林	一六
第十四章 司馬遷與史記	一七
第十五章 西漢盛時文人的地位與賦體的大成	一八
第十六章 五言七言詩的起源及其發展	一九
第十七章 漢樂府	二〇
第十八章 王充和他的文學見解	二一
第十九章 史家班固與荀悅	二二
第二十章 三曹及建安七子	二三
第二十一章 魏晉間的文人	二四
第二十二章 陶潛	二五
第二十三章 南北朝的樂府歌辭	二六
第二十四章 六朝貴族文學	二七
第二十五章 梁陳文學的新發展	二八

第二十六章	晉及南北朝的各種著述及翻譯	一五二
第二十七章	唐詩的興盛	一五七
第二十八章	唐代的律詩	一五九
第二十九章	唐代的樂府詩	一六三
第三十章	唐代大詩家述評	一七〇
第三十一章	唐及五代的詞	一八五
第三十二章	唐代的傳奇或小說	一九一
第三十三章	唐及五代的民間文學	一九七
第三十四章	唐及五代的駢文散文	二〇三
第三十五章	唐及五代的著作	二〇九
第三十六章	宋代的詩	二一〇
第三十七章	宋代的詞	二一九
第三十八章	宋代的駢文散文白話文以及其他著作	二二三
第三十九章	宋元戲曲的產生及其發展	二三一

第四十章 明代的戲曲	三三
第四十一章 明代的小說	三三
第四十二章 元明的詩散文及其他著作	三三
第四十三章 清代的詩詞	三三
第四十四章 清代的駢文與散文	三三
第四十五章 清代的戲曲	三三
第四十六章 清代的小說	三三
第四十七章 民國的文學及新文學運動	三三

第一章 緒論

一 文學史是什麼

文學二字的解釋，我國向來很有不同意義的用法。如論語「文學子游子夏。」韓非子五蠹「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晉范寧解說道：「文學，謂善先王典文。」這樣的所謂「文學」或者指那時的「文學先生」當然和我們說的不對了。章炳麟先生國故論衡文學總略說道：「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這種籠統的見解，在現在大家已不承認了。胡適先生說：「文學有三個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能力動人，第三要美。」（什麼是文學）現今世界上文學的界說，各家所說雖微有不同。而文學的要素：一、情緒(emotion)；二、想像(imagination)；三、思想(thought)；四、形式(form)，似乎為一般人所承認。文學是時代的創作物，自然是帶有時代性的情緒，想像，思想，形式，與時代推移，文學史是敘述各時代的文學的演變。牠是文化史的一部份。文化史是演進的，不斷的活的歷史，自然文學史也是演進的，不斷的活的歷史了。

二 中國文學史著作上的進步與要求

我國舊無文學專史，正史中的文苑傳（如後漢書，晉

(書等)文學傳(如齊梁陳書，南史等)文藝傳(如新唐書，金史)是一種文學家的傳記，只能做文學史的材料。中國文學史的著作，英人 Herbert A.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自稱爲第一部中國文學史，其第一版發行於西曆一九〇一年。我國人著的中國文學史，最早的爲林傳甲所著的一部，出版於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〇四)分類敍說，非常蕪雜。晚近中國文學史的著作，風起雲湧，從大體上說，可以說有很大的進步。進步的傾向，及現今著述文學史的要求大約如下：

一、對於文學的意義與範圍之限定，由泛說中國學術而到一定範圍的。

二、對於舊材料的考核與新材料的發現，由無辨別的而到謹嚴的，由偏畸的而到普遍的。前者如先秦兩漢的偽文偽書，後者如燉煌的寫本與流出海外的戲曲小說，在初期著述的文學史中是不注意的。

三、對於研究方法的進步，由寬泛的而到實證的，由主觀的而到客觀的。

四、對於說明方法的進步，由散漫的而到系統的，以成演變的活的歷史。

三 研究中國文學史的態度

我們研究中國文學史，是要知道我國各種文學的發生和發展。

我們不是尊古，不是爲要模仿古人的作品而用的。古人的時代已經過去，古人的崇高的精神與不朽的情緒或存在他們的文學中。我們可以解釋，賞玩與批評，但是不容我們反時代的精神去模仿的。文

學脫離了時代的精神便站不住。文學史上的老例擺在我們之前。我們研究文學史的態度，只有和一般歷史家的態度一樣，我們是客觀的，敘述的，或者是批評的。如果我們用發生學的方法去研究中國文學史，則若干文體的生命彷彿像是機體，傅斯年先生以為有機體的生命是由生而少，而壯，而老，而死。如四言詩只限於春秋之末，漢朝以來的四言詩做不好，只有一個陶潛做成一個絕無對偶的例外。五言起於東漢的民間，曹氏父子三人才把他促成文學上的大體製，獨霸了六朝的詩體，唐以後竟退居後列，只能翻個小花樣。七言造胎於八代，只是不顯，到了李杜才成大章法，宋朝以後大的流變又窮了。胡適先生在詞選自序裏說詞的歷史，以為詞的歷史有三個大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詞的本身的歷史，第二個時期是詞的「替身」的歷史，也可說是他「投胎再世」的歷史，第三個時期是詞的「鬼」的歷史。他又說道：「詞起於民間，流傳於娼女歌伶之口，後來才漸漸被文人學士採用，體裁漸漸加多，內容漸漸變富。但這樣一來，詞的文學就漸漸和平民離遠了。到了宋末的詞，連文人都看不懂了，詞的生氣全沒有了。詞到了宋末，早已死了。……三百年的清詞，終逃不出模仿宋詞的境地。所以這個時代，可說是詞的鬼影的時代。」在我國的文學史裏，每每一種體裁，開頭來自民間，文人借用了，遂上臺面，更繼續經過修整擴張，弄得範圍極大，技術極精，而原有的動盪力遂衰。這種文學，我們大概可以看出他們的產生，長大，僵化，以至老死，或者生身，再世，以至鬼影復現。我們可以用歷史的必然的演變的理

由去解釋他，我們亦可以說文學是活潑的由有生命的語言而來，漸漸的沒有了語言上的生命，只剩文字的軀殼，故此老死了，只有鬼影出現，不會再世出來。由此舊的體裁死了，新興的體裁替代了出來，而中國文學史遂成爲一部不斷的演變的活歷史。這是很可注意的。

第二章 文字的起原及甲骨銅器的記載

一 文字與語言

人類最古的時候，或者在古石器的時代，他們能否以語言相通，不可得知。或者意見的交換，多賴於他們的動作與姿勢。而表情的時候，每每有所感觸，發為喊叫，或為歡笑，或為恐怖聲音的表現，時或交相感應，是為語言的起原。文字為表意的另一種工具。文字的初起為刻劃與繪畫。刻劃繪畫既成為公共的文字，自然不祇示意，而且為記錄交互的語言。我國的語言為單音語，在世界上的語言系統裏，是屬於「印度支那語系」(Indo-Chinese Family) 一支中之中國暹羅語的一部。

我國的語言，雖古代國家的疆域不大，語言大約很難一致，而文字的符號用以表意，大約亦難統一的。故有種種語言文字的歧異。到秦，注意文字的統一，但不能使語言統一。由時代經歷與地域的擴大，我國的語言遂日益分歧。因為文字的統一而語言的不統一，於是有所謂「文言」，本出於政府利用作交通的媒介。故自漢而有與語言離異的「文言」或古文，由此古文的著作，遂特為興起。統一國語，提倡國語的文學，使文字與語言一致，還是最近的事情。

二 文字的原始

我國文字創始在何時？從前就有許多造字的傳說。

漢許慎說文解字序說庖

犧氏始作易八卦，然八卦爲周易的符號，未見於甲骨刻辭。庖犧作八卦之說，似近無稽。戰國間荀子、韓非子、呂覽皆言蒼頡作書，荀子解蔽篇說：「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韓非子五蠹篇說：「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呂覽君守篇說：「蒼頡作書。」則倉頡造字之說，爲戰國間人所公認，以荀子所說觀之，又似造字者非倉頡一人。至倉頡爲何時人，則未說及。我們現在可以相信造字非始於一人，而爲積漸的增進。關於始創文字的年代，當然無可稽考。惟真實的見於實物的文字，則我們可見的爲殷商的時代。殷商的文字，已頗繁複，距離文字始創的時候，大約已有不少的年期了。殷商時代的文字，現在可見的有兩個來源，一是在安陽出土的龜甲獸骨，一是歷代發掘的鐘鼎彝器。這是我們可知的中國最古的文字。

三 甲骨文字的發現考釋及其記載

甲骨文字，發現於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在河南安陽縣的小屯村。由是而有王懿榮、劉鶚、羅振玉及中外人士的搜羅。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十月以來，則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大規模的發掘。考釋文字及內容，則有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及王國維觀堂集林內等著作。那時的文字，其形式的構造，尙未完全固定，故此一字之中，每有微細的不同。其字體的結構，用六書去解釋，除轉注假借二類不甚顯著外，其餘四類，都可以在其中找出的。從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所得計之，可識的七百八十九字，又待問編約四百字左右，共約千餘字。

至近年孫海波甲骨文編出，可識的一千零六字，合文一百五十六字，不可識的——〇字，約二千餘字。現在陸續發現，尚可增加。可見那時文化的程度已是很高的了。今舉例於下：

一、象形：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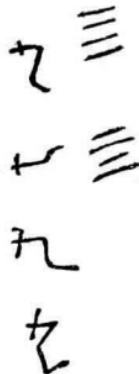
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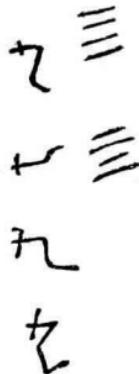
二指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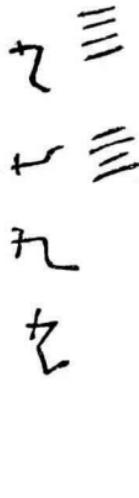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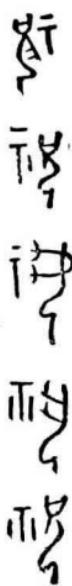
三、會意：



九



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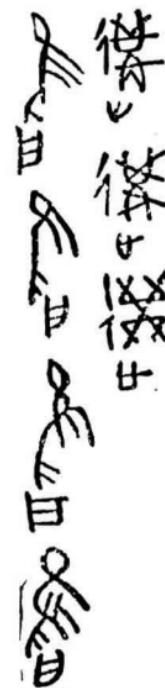
見



四、形聲：

遘

雇



甲骨文的記載，大約是記載卜辭為多，今舉例於下：

工𠂇卜十

王辰卜在

𠂇𠂇𠂇𠂇

杞貞今日

王𠂇于

王步于

𠂇𠂇𠂇𠂇

（殷虛書契前編二卷八頁第六片。）

這種單辭片語，便是最初的記事或文書的型式。董作賓先生的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裏，會說及發見刻有「冊六」二字的龜板，且有穿孔。（中央研究院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這樣把許多龜板穿串為冊子，是很有可能的。甲骨的記載，以卜辭為多，如全片甲子名號的記載，便是當日的時憲書。最近發見兩個獸頭上的刻辭，都是記載某月王田于某地，其中之一，是記載獲得某物的。這當然不是卜辭。可知甲骨的記錄，不單純是卜辭，而且是殷商的文庫了。